

【浮世绘】

## 显微镜下看世界

□孙葆元

夹竹桃是从江南移栽过来的植物。济南后坡街11号院的夹竹桃是它真正的主人余萱堂栽下的。1947年,已经主持了济南多家西医诊所化验诊断工作的他决定买下一处房产。也像当下一样,通过房产经纪人介绍,买下这座11号院。他很得意,当时房主要要十二两黄金,几经周旋他只用二两半黄金就将房子买下。成交的秘密半个世纪后才由萱堂先生的公子余嘉音告诉我,其一是当时济南解放在即,解放军把这座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城内的国民党要员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将不动产出手。其二是,这座房子最豪华的两个套间住着一位神秘房客,是国民党济南调查局的中统特务,这个家伙自恃身份特殊,大模大样地住着,从不交房租,让原房主苦不堪言。遂以低价将房子卖给萱堂先生,实际上是转嫁了自己的经济危机。萱堂先生还是很高兴,他曾经是穷小子,靠着打拼挣下这处房子,有了容身之地。他在买下这座院子后就种下了这株夹竹桃。

我去过那两间神秘的住房,美国松木的地板,三面高窗,厦檐遮挡着门庭。我进去的时候嘉音和菊嫂居住着。房管部门对这座房子的评价是二类一级,二类指平房,一级当是顶级。

萱堂先生所料不错,他搬进

去一年,济南解放战争的炮火就轰鸣起来,那个中统特务随国民党撤离济南的最后一班飞机逃往南京,11号院和毗邻的另外两个院子安静下来。五十年后,听着嘉音教授徐徐地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萱堂先生的形象。他永远推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出入院门,裤脚处一边卡一个夹子,是为了保护裤脚不沾上自行车链条的油垢。他也是家父的朋友,这大院里两个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之间的话题是生与死。萱堂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死于无知。什么叫“死于无知”?我百思不得其解。

萱堂先生是研究细菌学的,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师从美国教授学习临床检验,毕业后就留在齐鲁医院化验室工作。1941年,珍珠港战争爆发,迫使美国对日宣战。侵华日军立即对美国人在中国经营的齐鲁医院强行查封。在齐鲁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为了谋求生计,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医院,这所医院选中了县东巷北首皇华馆街的一座豪宅做院址,就是今天的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萱堂先生主持化验室的工作。有细菌学就有抑制细菌的医疗科学,这在以中草药为医药手段治疗疾病的中国是前沿医学。1939年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做手术时不幸被细菌感染,当时的中国

医生试图抢救,他拒绝了,说,不要抢救了,没有救,败血症!如果那个时候有抗生素,白求恩大夫不会逝世。两年以后青霉素问世,当时青霉素使用音译,叫盘尼西林。萱堂先生率先成为中国第一代细菌学专家,他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一时之间济南所有私人诊所都请萱堂先生去做化验,报酬丰厚,他几乎没有时间回家,骑着那辆德国自行车满城飞奔。他没有去想报酬,想的是救命。济世的心肠换来了那个栽着夹竹桃的11号院。

萱堂先生的眼睛看的是显微镜下的世界,在显微镜下他发现细菌有变异的本领,像孙猴子用七十二变抵抗抗生素的作用。他提出慎用抗生素。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呼吁,人人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都想一蹴而就。五十年后抗生素的剂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医生们急切地警告,再滥用抗生素它终会有失效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就是白求恩大夫告诫的那句话:没有救!这时候我才明白萱堂先生那句话:死于无知。我们对世界的未知需要用生命的代价去追寻,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甚至对自身这个世界有多少了解?多少无知误导着我们,一个个无知叠加起来,足以让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一个明白。

正是显微镜差点让萱堂先生

身陷囹圄。1951年11月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此之前,皇华馆医院丢失了一台显微镜,萱堂先生是化验室主任,自然成为当时的“大老虎”,对他展开了一百多天的讯问。最严酷的时候,不让他睡觉。他熬不住了,向工作组下跪,谎称将显微镜放到一位朋友家,他向那位朋友写信,请求他把显微镜送来换取自己的自由。他将卖掉11号院补偿朋友的损失。萱堂先生太天真了,把一场政治斗争看成朋友间的误会与信誉,这是他在显微镜下看不到的世界,是他的无知。幸亏几个月后在医院的煤炭堆里发现了那台丢失的显微镜,原来在解放战争到来之前,有人怕医院的设备有损失,悄悄埋到了煤堆里,时间长了,竟忘掉了。这场风波差点断送了萱堂先生。

萱堂先生真的恢复自由了,他的月薪是200斤小米。到发薪水那一天,以《大众日报》公布的小米价格折算成现金发放。这一标准按市值为90多元。十年后,组织上有意让他出任一家重要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对那场显微镜风波仍然心存余悸,他婉拒了。萱堂先生终于说出“死于无知”的注解,他说,前人的死是为后人的健康铺路。这是一个医生的哲学观,然而,他看不懂显微镜外的宏观世界。

【有所思】

## 小巷情结

□徐淼

在北京生活多年,我对胡同有种根深蒂固的情感。离开祖国首都,侨居欧洲,莫名地滋生了一种小巷情结。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只要有类似胡同的窄路,我就一定要往里钻,即使是死胡同,也要看个究竟,有时就是为了欣赏一下尽头人家僻静的小院,或是向深不见底的古井中望一眼,似乎在那里能够找到故乡的影子。

在小巷中,我从未感受过戴望舒《雨巷》的那种悲观,更不会像他那样干等“像丁香一样的结着仇怨的姑娘”。我的小巷记忆里装满了阳光和暖洋洋的好心情。

周庄的小巷,虽说只有黑白瓦白墙,但却一步一景,丝毫不显单调。小桥流水,绿树红花。我喜欢避开游人常走的主干道,在小巷尽头的河边坐下来,呆望河中嬉戏的白鹅或木窗旁择菜的老人。

西班牙海滨小城科尼尔的小巷,纯白而简约,平时很清静。可一到七八月份,小路两旁便摆满了桌椅。游人们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给小巷渲染上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大西洋就在不远处悄悄守候着小巷人家,用湿润的海风抚慰着胡同的每一个角落。

威尼斯的小巷和水巷错综地穿插着,仿佛是打乱了彩虹。无论淡季还是旺季,这水城丝毫不肯在色彩上怠慢自己。光与影和谐地映照在那些老房子上,红、绿、蓝、黄、紫……水路是小巷的延伸,即使走到了路的尽头,还可以登上船儿,故事仍旧没有结束。游人坐在彩色的贡多拉里,任凭高歌的船夫载着,徐徐地穿行在彩虹之路里……

日本京都花街先斗町狭窄的小径两边,尽是棕色木格子门庭。白天看显得过于朴素。可到了夜晚,店家便会挂起灯笼和彩色招牌。偶尔,小巷中还会闪过歌舞排练场里身着绚丽和服的歌舞伎。她们的脸涂得雪白,手

里拿着绣花包袱,木屐有节奏地咯咯作响,就这样穿越时空般从行人身旁婀娜走过。

有时,小巷中的一个人,会在我的记忆里化作整个城市的“明信片”。在佛罗伦萨,让我最难忘的不是高大华美的圣母百花教堂,也不是琳琅满目的金店。至今让我回味无穷的,是一位陌生的巷中女子。那是在某条不知名的小路上,我从一家首饰店门口经过。店铺淡黄色的落地窗被黑色的框子隔成几块。铁门旧得有些发绿生锈。这时,从金店里走出一个身材中等偏高的消瘦女人,黑衬衫,笔直的黑西裤,黑皮鞋擦得很亮,黑色的长发衬得她的脸越发苍白。她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头微微向左转,然后用右手夹着那支烟,左手放在右腋下,托着右臂,身体向右微倾,左脚稍稍向前撇出一寸,稍低着头,好像在沉思,然后又抬起目光,静静地望着小巷的深处……这一幕是幅再贴切不过的佛罗伦萨图景!旧时文艺的兴旺和颓废的拜金,仿佛都随着女人的烟圈,飘散在小巷中,凝固在石墙里……

猫儿是巷子里古老的精灵,常常像历史学家一般,缓慢地踱着步子,或懒懒地歪着趴在地上,

伸长腿,眯起眼。如果有人经过,它们可能会仰着肚子蹬蹬腿,撒撒娇,希望能讨个零嘴儿吃。

欧洲老城鱼市周围的胡同里,常常飞满了白色的海鸥,厚着脸皮等待吃鱼的机会。集市上的食物,得来容易,何须自己到海里去寻觅?有的水鸟趁鱼贩不注意,叼起一只刚打上的新鲜鱼儿,一溜烟儿地飞入小巷,拐几个弯,就不见了。如果抢不到新鲜的,在小巷人家遗弃的食物里找些零食,也很幸运。我曾看到一只小海鸥,硬是用嘴将一个比自己体型大两倍的垃圾袋拖进了小巷。它仔细寻觅了一个僻静的角落,确定没有威胁之后,才把袋子啄开,慢慢享用。

小巷好像故意打造了一个集中的纵深空间,让人打开各种感官去体会,去寻觅。路窄,人的密度高,共生人群必然孕育传统,造就特别的生活方式。小巷是市井人文的天然博物馆。它可以是大大上海经过现代化渲染的弄堂,也可以是南美贫民窟里那些滋生罪恶和痛苦的夹缝。不管是美好的、阳光的,还是贫穷的、罪恶的,十几年来,我的小巷情结始终如一。在异乡的巷子里,我寻觅着故乡的影子,也寻觅着一方静谧的心灵寄托。



【在人间】

## 父亲的五一

□姚秦川

自参加工作后,每年五一,我都会回到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陪父母一起过劳动节。

每次回到家里,父母总显得很高兴。特别是父亲,不是嘱咐母亲买肉包饺子,就是嚷嚷着立马上集市买我从小就喜欢吃的糖糕。看着才60岁出头就已经满头白发且异常消瘦的父亲,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虽说是回家陪父母过劳动节,但父亲总认为,劳动节放假,是城里上班人的事情,和他们这些农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父亲从来没有在劳动节那天休息过。父亲总是很幽默地对我说,劳动节就是要一边劳动一边过节,不劳动,那还能叫劳动节吗?

记忆中,父亲是个一刻都闲不下来的人。每天早上,他都会在五点半钟准时起床,雷打不动,正式开始一天的劳作。

起床后,父亲就开始打扫庭

院。刷刷刷的扫地声,常常将我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的我向窗外望去,隐约能看到父亲扫地时佝偻的身影。待扫完地后,父亲立即钻进厨房,为家里那头大母猪剁草熬食。这项工作既繁琐又累人,常常要持续两个多钟头。我不知道,数九寒天连手都不敢伸出的冬季,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待那头大母猪在父亲的吆喝声中吃饱喝足后,父亲这才找点食物,填充一下自己的肚子。待天色大亮,父亲就找出一把铁锹或锄头之类的工具,下地干活去了。

每天,父亲不知疲倦地埋头于我家那几亩薄田中,小心翼翼地锄着玉米苗或棉花苗。时间一长,父亲头上滚落的汗珠,一滴一滴砸在潮湿的泥土里,滋润着那些青青的禾苗。父亲一边锄地,一边开心地微笑,感受着禾苗茁壮成长带来的喜悦。

有时,整整一天,我们都很难

看到父亲的身影。他像那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一样,在土地上操劳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父亲才会满带泥土的气息回到家里。顾不上洗把脸,父亲就钻进猪圈,先去察看一下猪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那头猪是全家人的希望,我们要靠它,才能过上体面的日子。说句不开玩笑的话,那头大肥猪,比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位成员都要宝贝。

很快,点起了灯。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开始洗脸吃晚饭。父亲的身影在摇曳的灯光里忽长忽短、忽明忽暗。我们注意到,他的眼神是疲惫的,他说话的声音是嘶哑的。在这个村庄,父亲每天重复工作,艰辛而沉重,枯燥而无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三年前的五一,我本打算带着一直想去北京的父亲去玩一玩。本来之前都说好了,但临行的前两天,父亲却突然变卦说,要给

麦苗打农药,北京去不成了。父亲还夸张地说,如果那几天不打农药的话,我们家的麦子将会减产一半。同时,他还安慰我说,什么时候想去都能去。

听了父亲这些牵强的理由,我有点哭笑不得。事后,从母亲的嘴里得知,父亲知道我买了房子,有一大笔房贷要还,他这是想为我省点钱呢。

那年的北京之行最终不了了之。后来的一天,父亲笑呵呵地拍着胸脯发誓,第二年五一一定和母亲一块去北京。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竟然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想到和父亲的约定,那一刻,我不禁泪如雨下。

今年五一,我打算独自带着母亲去北京逛一次。虽然少了亲爱的父亲的身影,但我想,母亲去了,也算是了了父亲当初的一大心愿。